

主页 > 副刊 > 新视野 > 无法坐视不理 APFP全球开跑

无法坐视不理 APFP全球开跑

54点看 2016年6月23日

报道：陈绉雪 摄影：陈成发/ 受访者提供



雪州宜力大道第18.5公里处就是泥炭地森林，是雪州境内的其中一个火点，驾驶人士随手丢烟蒂的小举动，也会引发林火。

泥炭地的损耗和消失速度，远比保护行动快速。东南亚的泥炭地危机已成为国际组织的关注和行动焦点。在这场消耗与保护的战役中，人们并不指望东盟各国政府，反而冀望藉由国际组织的力量介入，监督和施压。

过去10多年来，国际组织一方面与民间合作，展开长期的保护泥炭森林行动和教育工作，另一方面则通过跨国组织的力量，与东盟各国政府合作，展开泥炭地管理策略行动，以取得全面的效果。

【国际/区域间的拯救泥炭地行动】

不管是说易行难，还是缺乏政治和道德意愿，口头谴责和互相指责只是情绪发泄，无助于解决问题，唯有实际行动最重要。

多个国际组织从10年前已和东盟各国政府积极接洽，推动及展开“东南亚泥炭地森林永续管理计划”（APFP-SEApeat）综合计划。

东南亚泥炭地森林计划（APFP）是由全球环境基金（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, GEF）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（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e Development, IFAD）联合资助，东盟秘书处及东盟成员国领导，以示范、执行和扩大东南亚区域的泥炭地管理为目标。

“东南亚泥炭地森林永续管理计划”（SEApeat）则由欧盟通过全球环境中心拨款资助，旨在减少东南亚的泥炭森林砍伐及温室气体排放。

这项综合计划涉及东盟10个国家成员国的区域活动，目标是推进和支持落实东南亚泥炭地管理策略（2006年-2020年），尤其是有关区域内的能力建设、防火和永续管理泥炭地的活动。整个计划的主要活动是“2006年-2020年东南亚泥炭地生态永续管理策略（APMS）”，算是现有的最大型和主要的拯救泥炭森林行动，也是较被寄予厚望的一项行动。

目前，这项计划因为霾害问题日趋严重，因此加速和扩大行动，展开第二阶段的“2014年-2020年泥炭地生态永续管理”策略，将合作伙伴层面从政府扩大至私人领域、社区及公民社会。

马来西亚全球环境中心（Global Environment Centre, GEC）主任费扎帕里斯（Faizal Parish）进一步透露，这项区域性的计划耗资约2亿5000万美元，至2013年的第一阶段已耗大约1亿5000万美元，第二阶段的行动将从2014年开始至2020年，但若彻底解决烟霾问题和达到永续管理泥炭地的目标，实际上需要200亿美元或更多。

“保守计算，修复每公顷林地需要大约3000美元，若概括种植和其他管理工作，这个数目并不算多，要复原一座森林，并非一年半载，而是10年、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。”

他强调，整体而言，私人领域的配合较为棘手，不可能让政府单方面承担责任，或是“各自为政”，都无法取得成效，需要的是区域甚至全球的经验分享及合作。



全球环境中心董事费扎帕里斯（左）与BOH种植私人有限公司总执行长卡洛琳鲁塞尔。

- 库存和评定
- 研究
- 醒觉和能力建设
- 资讯分享
- 政策及法律
- 防火、控制及监控
- 泥炭地生物多样性保育
- 泥炭地综合管理
- 推动最佳管理方案
- 修复泥炭森林
- 泥炭地及气候变迁
- 区域合作
- 策略融资

APFP及APMS

至2020年的主要目标

2002年，东盟各国签署了《防止跨国界烟霾污染协议》（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, AATHP），提升盟国之间的合作效率，以解决烟霾问题，最受瞩目的关键盟国印尼在2006年批准有关协议。目前，东盟正在加速成立以东盟气象中心（ASMC）为核心的东盟跨国家烟霾污染控制中心（ACC）。有关协议也通过AMPS的6大关键目标。

- 识别和保存东盟境内的所有泥炭地
- 统一实践“零焚烧”指标，并且仅在特殊情况下有控制地焚烧，预防泥炭地林火失控，致力消除烟霾
- 鉴定林火原因，修复易燃的火点区域
- 永续管理泥炭地、加强永续生计、以永续经济为主流
- 保留现有和仅存的泥炭地，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，提升区域内的泥炭地生物多样性
- 落实APMS及国家泥炭地保护行动计划

【资料提供：全球环境中心 GEC】

聘请泥炭地森林附近的社区原住民，勘查森林土质，让他们了解与本身关系密切的土地。





设置告示牌，提醒土地使用者、居民及来往人士，避免引发泥炭地火的资讯。

【与民间一同行动】

马来西亚全球环境中心从去年开始，与本地茶叶种植企业BOH种植私人有限公司成为合作伙伴，展开长期的泥炭地守护计划，除了一年一度的竞跑活动，筹集营运经费，向公众灌输有关马来西亚泥炭地资讯和情况，社区醒觉教育是接下来的重点行动，社区居民和学生是两大目标群体。

两机构除了到原住民村进行教育工作，聘请居民参与截断泥炭地疏水渠道和土质调查工作、派发防火和救灾器材、学习相关知识和技巧以及成立观察小组，也通过植树活动让学生了解实际的护林策略等等，今年5月杪的泥炭地义跑活动，费用悉数充作原住民孩童教育基金，让各阶层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护林行动里。

费扎帕里斯说，泥炭地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，本地人对于泥炭地的认识更是少之又少，甚至一无所知，漠不关心，即使是种植者，也没有泥炭地的处理和管理的知识和关注，只有在烟霾、林火时，才会出现一些相关报道或是引起一些关注。政府机构其实有动用大量资源，但社区力量才是保护泥炭地资源的关键。

纠正错误作业模式

BOH种植私人有限公司总执行长卡洛琳鲁塞尔（Caroline Russell）强调：“所以，我们就要让公众理解本身所肩负的责任，从一开始就不能让泥炭地有燃烧的机会，同时纠正长久以来错误的作业模式。”

费扎帕里斯说，全球环境中心于1998年在马来西亚成立办事处，主要有四大焦点项目和行动——关爱河流、森林及沿海地区保护、保护泥炭地、推广及伙伴合作。泥炭地因情况迫切而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项目，由该中心与多个国际环境组织合作启动的“东南亚泥炭地生态系统永续管理项目”（ASEAN Programme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Peatland Ecosystems, APSMPE），就是其中一项涉及整个东盟区域的大型计划。

他说，雪州拥有最大片的泥炭地，却没有被妥善使用，在1970年代大约有1万3000公顷的泥炭地，北部约8万公顷，南部约3万公顷，位于瓜雪北部的森林保留区，更是该中心长期关注的易燃区，在2013年至2015年杪几度发生过林火，而且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和风险。

“该处靠近大道，还有居住了200年至250年的原住民社区，一旦发生林火和烟霾，将对使用大道的公众和社区造成危险。”



截断在泥炭地开发的疏水渠道。



全球环境中心与教育单位合作，灌输学生有关泥炭地的资讯，同时亲身参与保护泥炭地的活动，图为植树恢复森林活动。

公众觉醒

马来西亚全球环境中心中心从2008年开始，就长期观察和监控雪州境内大大小小的泥炭地情况，也积极寻求与私人领域、政府、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合作。

询及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保护泥炭森林方面的实际行动，包括政策和法律条文，据知，中央政府方面属于环境部的权限，环境法里头只有禁止公开焚烧的条文，但没有特别阐明泥炭地的部分，抵触有关条文者，最高罚款5万令吉，若是非法进入森林保留地涉及破坏行为，最低罚款10万令吉或3年监禁。

费扎帕里斯说，泥炭地属于州政府的管辖范围，虽然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的法律条文，但整体原则以中央政府的法令为依归。不过，泥炭地水位却是一个法律漏洞，没有特别受到法令的管制和保护，意味着地主不受法律限制，即必须保留多少的泥炭地水位以预防祸患、地陷和耗损土地。

勿开发仅剩泥炭地

“所以，最终还是要公众的醒觉和行动，比如在宜力大道设置告示牌，警告民众乱丢烟蒂的危险。可以做的其实很多，但人们往往总是抱怨烟霾，却没有任何的醒觉和主动。”

卡洛琳补充，在环境及森林保护政策方面，雪州是目前表现最积极的州政府。然而，政策是一回事，未雨绸缪胜于事后的弥补行动。

尽管人造林被视为目前较有效的绿色环保策略，但终究无法恢复自然森林的原来功能。所以，人造湿地再多再大再好，也无法恢复泥炭地的碳特殊属性和功能，真正的根本方案是减少甚至不再开发仅剩的泥炭地，尤其是农业经济活动，应另寻策略应付困境，而非继续消耗土地，扩张种植版图，非但指标不治本，也是得不偿失的做法。



消防队在B0H种植地演示如何扑灭小规模的林火，避免蔓延成冲天林火。



派发防火器材给泥炭森林附近的社区居民和原住民，动员社区力量守护和监督泥炭森林情况。